



書叢劇戲代現

雪 殘

編 主 審 道 張
著 編 權 起 包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滬一版

現代戲劇叢書

殘雪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編著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張道	包起	吳秉	正中書局	正中書局
權	權	常	局	局

(2008)

校整：崇
：自

洪(洪)(義)

1/1

現代文藝叢書總序

戲劇

文學的定義，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簡而言之，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科

「文者，會集衆字以成辭義。」

孟子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簡體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在補充語言之不足，文學的效能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正如漢書所謂：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泯，稟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我國古代政教不分，道德與學術合一，所爲文學，均爲有關治化之作，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文化發達的時代。迄魏晉之世，競尚詞藻，羣趨爲文學而文學，於是文風斯靡，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無如科舉譴興，文藝一道，遂成末技，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

一般的說，語言文字，以及一切形象藝術，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文學藝術的創造，因以時代爲轉移，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內容所表現的意識，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和所努力的成就，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司馬遷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周易、春秋、離騷，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卽證之域外，如荷馬、但丁、莎士比亞、託爾斯泰之作品，又何獨不然。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則一也。

近百年來，東西文化溝通，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或且力事模仿，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影響所及，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殊不知時代既異，地域又復不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自有其偉大前途，正不必削足以適履。

所幸抗戰軍興，建國基礎日趨鞏固，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承接新的時代，應有新的文藝產生，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乃一定不易之理。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均已抱定共同信念，正在埋首努力。

去年六月，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因卽貿然允諾，復得各地作家暨王淮珊同志之助，未及期年，各書已將印行。引玉之勞，雖不足以言功，然幸告厥成，事亦可喜。用綴數語，以誌所感。

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

人：

馮國華

縣長，五十四歲。

馮夫人

其妻，名蕙芳，年四十歲。

丁子清

醫生，五十二歲。

王安

男僕，三十五歲。

楊媽

女僕，二十六歲。

陸阿發

楊媽的表弟，二十四歲

阿發嫂

其妻，名巧貞，年二十歲。

陶漢生

二十歲，煤礦工人

陶漢興

其弟，十八歲，煤礦工人。

周培根

民利煤行老闆，三十九歲。

柴山大佐

日軍司令官。

島本少佐

日軍官。

尾崎大尉

日軍官。

荒木大尉

日軍官。

吉田中尉 日軍官。

野村中尉 日軍官。

日本兵士 數人。

地：（某淪陷區內）

第一幕 馮國華公館的客廳。

第二幕 馮宅樓上，日軍司令部的辦公室

第三幕 同第一幕

第四幕 阿發嫂的臥室。

第五幕 第一場：同第二幕。

第二場：同第一幕。

時：（抗戰期間）

第一幕——一個冬天的早晨。

第二幕——次日晌午。

第三幕——第一場：同日午後。

第二場：同日薄暮。

第四幕——一年後的一個下雪的晚上。

第五幕——第一場：又一年後的一個晚上。

第二場：次日午寐。

第一幕

馮國華縣長公館裏的一間客廳。客廳裏的陳設雖不十分富麗，倒也佈置得雅潔，整齊。那小圓桌上放著一瓶瓶花，非常引人注目，傲骨霜枝，正像微著這屋主人格高，耿直的性格。

陽光從窗格子裏射進來，照在對聯上——聯語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壁爐裏的煤火，熊熊地燃著。一室如春，一切令人感覺到幽靜，舒適，和愉快。

這時 王安正在收拾屋子，把瓶裏的梅花插插好。——他是一個追隨馮縣長多年的僕人，爲人忠心正直，深得主人的信任。

他忽然神色不豫，懷著心事的样子。跑去拿起一張紙片來念——

王安（以下簡稱王）「茲訂於本日上午十一時，道府拜訪，即請稍候爲盼！日軍司令官

柴山大佐訂。」

（本能地抬頭看鐘）

（那火爐架上的鐘正指著十點半鐘）

（自言自語地）柴山大佐在十一點鐘要來，要來拜會咱們的馮縣長。怪事，真是怪事！

（不安地匆匆從外門進來。）

（聽見背後的声音）誰？（急轉過身去）哦，是您老人家！丁大夫。

丁子清（以下簡稱丁）（一個醫生，爲人淳樸慈祥，他因爲熟悉本地的掌故，人們有時也稱他歷史家。）王安，日本鬼子今天一早晨的功夫就把我們這地方佔領了，把整個煤礦區也佔領，你說不奇怪嗎？

王 可不是嗎？我們一點都不知道，一點也沒有準備。

丁 真是奇怪，奇怪！

王 我看這裏面一定有鬼，丁大夫。

丁 你是說有漢奸嗎？

王 是的，沒有漢奸裏應外合，鬼子是不會這樣快，這樣容易的佔領咱們這個地方的。

丁 （想了一想）那麼是誰呢？誰是漢奸呢？

王 丁大夫，你還不知道能？昨兒晚上，周培根

丁 周培根！就是在河邊開民利煤行的周老闆嗎？

王 是的，正是他。

丁 他些麼樣？（望着王安連眼睛都不霎一下）

王 他昨兒晚上請保安隊的弟兄們在他家裏喝酒。

丁 （驚異地）喝酒？

王 是的，那幾個弟兄都喝醉了，今天早晨鬼子來的時候，他們的酒還沒有醒呢。

丁 真的有這件事？

王 丁大夫，周培根這小子，您總知道，您說他會不會替敵人帶路？

丁 難怪我剛才從他煤行門口經過，看見裏面儘是些日本兵。

王 瞧，是不是我王安沒有冤枉他？……哦，我忘了告訴您，丁大夫。日軍司令官柴山大佐一會兒要到這裏來。

丁 到這裏來幹什麼？

王 誰知道呢？他說是來拜會咱們的老爺。

丁 （接過王安遞給他的那張字條來看。）他來拜會縣長幹什麼？（望着王安，等着他的回答。）

王 （慢慢地）俗話說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鬼子的把戲，誰猜得到。

丁 王安，縣長在家嗎？

王 在，在裏面換衣服。

丁 你不去侍候他？

王 太太在裏面，她會幫忙。

丁 （不解地）接見一個日本鬼子，王安，你說也用得着換衣服嗎？

王 是啊，我真不知道老爺是什麼意思。

丁 鬼子十一點鐘來？（抬頭看看鐘）

王 是的，十一點鐘來。

（一個戴鋼盔的頭在窗上出現，望着裏面。）

（一會兒，門上有敲門的聲音。）

（陽光收斂，屋子裏那種溫暖的氣氛立即消失。）

丁 時候還早，他們怎麼就來了。王安，你去開門讓他們進來。

（王安走去把門打開，一個日兵跨了進來。他穿着外套，戴着鋼盔，肩上還肩着一挺手提機關槍。在門口很快的向屋的四周看看，然後站在門邊。）

（一個軍官跟着在門口出現。他的制服很平常，和那個兵穿的一樣。他是荒木大尉。）

荒木 （以下簡稱荒）（站在門口，呆望着丁大夫。）先生，你是馮國華縣長嗎？

丁 （微笑）不，我不是的。

荒 那麼，你一定是在縣政府裏做事的。

丁 也不是，我是一個醫生，我是馮縣長的一個朋友。

荒 那麼，馮縣長在那兒？

丁 他正在裏面換衣服。準備接見你，柴山大佐。

荒 哦，我不是柴山大佐，我是荒——木——大——尉！（鞠躬）

丁 （也微微的鞠了一下）荒木大尉。

荒 對不起，先生，我們的長官在未到一個地方去以前，我們先得檢查檢查這地方有沒有武器。請你不要誤會，這是我們的規矩，皇軍的規矩。（回頭向那兵作手勢）搜！

（那兵很快的走到王安面前，搜他的身上。）

兵 報告大尉，沒有什麼。

荒 （對丁大夫）先生，請你原諒我們。（又對那兵作了一個手勢。）搜！

（那兵就去搜查丁大夫，在丁大夫身上拿出一隻皮夾，遞給荒木大尉。）

荒 （打開皮夾，裏面都是一些極簡單的外科用具。把皮夾關好，還給丁大夫。）你把這些

東西帶在身邊幹嗎？

丁 這些東西，我們做醫生的是一刻也離不開的；好像你們當軍人的離不開槍一樣。你們沒有槍，不能打仗；我們沒有這些東西，就不能給病人看病，開刀。

荒 （在身上摸出一本小冊子來看）我知道，這屋子裏藏着有兩支槍。

丁 你們能調查得那樣清楚嗎？

荒 那目然了，因為我們在沒有來這裏以前，就有人替我們在這裏工作了。

丁 這個人，我想你是不會說的。

荒 現在他的工作已經完了，說也不要緊。

丁 那麼，他姓什麼，叫什麼？

荒 他姓周，叫周培根，利民煤行的老闆。

丁 （一怔，對王安看看，王安也對他看看。）周培根，真的是他！

（臥室的門開了，馮國華縣長出來，着中山裝，整齊清潔。他的頭髮已經斑白，可是他的精神十分飽滿。他在這地方當了多年的縣長，政績卓著，深得人民的信任和愛戴。）（馮夫人跟在後面出來。她看去比她的丈夫年輕；溫柔，慈祥，是一個賢母良妻的典型人物。她的名字叫蕙芳。）

蕙芳 （以下簡稱蕙）哦，丁大夫，你在這兒。一會兒有人要來。……（看見荒木大尉）

噢，柴山大佐，你來了！

荒 不，我是荒木大尉，柴山大佐一會兒就要上這裏來。我是先來替他看看的。（轉向那兵，用目示意。）

（那個兵士即刻走到馮縣長面前，搜查他的身上。）

荒 對不起，馮縣長，這是我們的規矩。（又向手裏的小冊子望了一望）哦，我們知道，你還藏着兩支槍，是不是？

馮國華 （以下簡稱馮）槍 你說的是兩支獵槍嗎？（很不高興地）那兩支槍，我早已忘

了。我好久沒有用了。

荒 我問你，那兩支槍，現在放在那兒？

馮 （摸着臉，想了一下。）放在那兒，好像是放在臥室裏的那個櫃子裏罷。（回頭對蕙芳）蕙芳，你說是不是？

蕙 是的，那個櫃子裏的衣服沾了不少的油味，國華，我們最好把它放在旁的地方去。

荒 （對那兵）你去拿來。

（那兵立刻到臥室裏去。）

荒 對不起，我們也是奉了上面的命令，沒有辦法，把你們打攪了。

（那兵回來，帶了兩支獵槍，把它們靠在門口的牆上。）

荒 好，沒有別的事了。謝謝，馮縣長，馮太太。（轉身向丁大夫微微的一鞠躬）我，我們也謝謝你，先生。現在我通知你們，日軍司令官柴山大佐一會兒就到這裏來，你們早點準備。再見。

（他由前門出去；那個兵士跟在後面，左手拿了兩支獵槍，左肩上肩了一挺手提機關槍。）

蕙 看他那個神氣，我還以為他就是司令官呢。

丁 （諷刺地）司令官，司令官又算是什麼東西！（對馮縣長）馮縣長，你今天真是特別

啊，穿得這樣整齊！（對馮從頭看到腳）

馮 是的，我不願意在敵人的面前顯出狼狽的樣子。

蕙 丁大夫，你說他們會有多少人來？

丁 我不知道，馮太太，

蕙 我是一點經驗也沒有，（皺皺眉）他們來了，敬茶還是敬酒呢？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

應付他們這些鬼子

丁 除了漢奸，我想誰也不會有這個經驗的。

馮 我說什麼也不用敬，一個縣長和鬼子們在一起喝酒喝茶，成什麼樣子，成什麼樣子！

丁 馮縣長的話是對的。我們一定要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老百姓，我們不論在任何惡劣環

境之下，我們決不能妥協，也不能投降。

蕙 老百姓也真是糊塗，他們還在街上看熱鬧呢。

馮 你怎麼知道的，蕙芳？

蕙 楊媽，還不是楊媽說的

其實，我現在也和這裏的老百姓一樣，犯着糊塗（轉向丁大夫）丁大夫，你知道，

他們究竟來了多少人？

丁 人數不很多，我看最多不會超過三百個人。不過，他們很厲害，每個人的肩膀上都肩着

一挺機關槍。

馮 他們佔領了這縣城，四鄉沒有被佔領罷？

丁 這可不清楚。交通工具不是被他們毀了就是被他們搶走了，所以一點消息都沒有。

馮 我不懂我們的保安隊爲什麼不抵抗？

丁 是啊，問題就在這上面，馮縣長。

王 （插嘴）老爺，我聽見楊媽說——

馮 她說什麼，王安？

王 保安隊的幾個弟兄昨晚上喝醉了酒，今天早上鬼子來的時候，他們還睡在床，沒有醒呢。等到這些保安隊酒醒了，鬼子已經登陸。他們對於打仗一點經驗也沒有，用步槍向鬼子開火。鬼子用機關槍掃射。咱們的保安隊死的可不少呢！

馮 是嗎？

王 聽說還有幾個弟兄給鬼子俘虜去了。

馮 （追究着）俘虜去的是誰？

王 我不知道，老爺，楊媽沒有說。

蘆 （用手指拭拭桌子上的灰塵）王安，回頭他們來了，你就守在門外面。我們也許要叫你。還有，你把事情做完了，你就出去，別老站在這裏聽着我們講話。鬼子起了疑